



中日美俄四國關係的前途

孫麟生

一 引言

愚嘗謂一國之外交，應有自主之政策，以響機肆應，縱橫捭闔，聯甲傾乙，自造有利之形勢。如意大利加富爾之聯法驅奧，卒有一八六一年意大利王國之締造，土耳其凱末爾之聯俄法以敗希臘，終致土耳其於

復興，孰謂弱國之無外交乎？中國外交，向屬被動，無自主之政策，不能造有利之形勢，雖有以夷制夷之名，而無實施之實，即有有利於我之形勢，而獨不能利用，良可慨已。

今日中國之出路只有一條：即運用國際環境，充實國家力量，夫充

實國家力量，誠爲中國自救之根本意義，惟若不注意對外關係，迴旋掩蔽，則每使內部努力之功盡棄，且更肇不測之禍。故余敢斷言，非造成適宜之國際環境，中國萬無內部建設之充分機會。現在遠東之國際形勢，則日、俄、日、美、日、英，皆在一微妙之狀態中。蓋日、英之商務戰，日、美之軍備戰，日、俄之思想戰，皆本爲不能解決之問題，而最近形勢，似尖銳加甚。日

本外交本欲縱橫捭闔於此三戰之中，以覓一出路，其最近戰略，毋寧暫和美以抑英，對俄則以長期備戰之手段臨之。然觀連次美海軍之宣布，明言以太平洋爲戰略中心，是從此只有競爭軍備，無所謂和。而英、日、商戰，無法調停，英、美提攜，依然鞏固。而美、俄之軍事的對象，皆爲日本，故遠

東形勢，無形中實緊張日甚也。

中日糾紛，今已陷於僵局，惟滿洲問題，在日本視爲既成事實，不願重提，在中國則認爲交涉要點，滿洲問題談不到，則中日僵局，終於無法打開。是以日本既無放棄侵略政策，還我東北主權之雅量，則中國對日方針，當然無從好轉。

日本自退出國聯後，外交陷於孤立，於各國互相對立形勢之下，急謀打開困境，國內激進者，不滿內田之外交，致內田辭職，而廣田繼任。廣田之外交方針，以中美、俄三鄰邦維持親交爲中心，打開列國對日經濟攻擊力，促國際間對滿洲國之承認。將採一種政治的方策，調整日、美關係，及轉換日、英爲印度市場而成對立之關係。對俄則急謀和緩，對華則

探所謂外交更生策，其要點爲（一）取積極政策不主靜觀主義（二）非自謀妥協，亦非需要代價，乃使中國爲自身之利益與幸福，必然的不能不變更現在之對日態度。按廣田之外交，還是以維持滿洲國獨立爲中心，力避與俄美衝突，而謀妥協，且有強迫中國承認「滿洲國」之勢。

夫日本絕計維持「滿洲國」，是則日本仍繼續其割裂中國之政策，在此情形之下，試問中日外交又如何能有好轉？所以現在中國爲自救自存計，不得不利用日俄，日美衝突之勢，而聯俄美以制日，並宜積極破壞日美、日俄之接近，拉攏俄美爲我之與國，以共同抗日，中國今日外交之出路惟此一條。茲進而詳論之。

二 國際形勢的分析

（一）日俄衝突 蘇俄外交政策，乃以「世界革命」爲重心和平政策，原來爲準備戰爭之政策，爲等候更有勝利把握之作戰機緣，爲造成絕對有利的作戰環境。滿蒙爲其遠東政策之根據，中東路及海參崴爲其遠東政策之生命線，坎察加爲其將來與美國交通之要地，故其在遠東之勢力只有擴展，而絕不能絲毫後退。日本欲實現其大陸政策，必驅蘇俄勢力出滿蒙，且進而有佔據沿海州與貝加爾湖以東之地之企圖。是以日俄外交發生極尖銳之衝突。荒木激進派且主張進攻蘇聯，以實行其政策。蘇聯報紙所發表日本有責任代表者之一部文件，其中有一處謂：「日本對於蘇聯必須採取堅決之政策，要無論何時都準備

開戰。這種戰爭之中心目的，與其說是對共產主義防守遠東，寧是占領蘇聯東部及東洋亞洲。」「日蘇戰爭——另一文件裏說——必須儘快發動。我以為日本帝國必須以儘快的與蘇聯開戰的打算，來實行其政策……進軍貝加爾湖，固然是必要，但由此西進，則須觀察當時一般之情況，尤其是從西方攻擊蘇聯各國的情勢如何，再加決定。在到達貝加爾以西之鐵道諸線時，日本必須將遠東之占領地帶完全成爲帝國之領土。」（見蘇聯目中的太平洋爭霸戰。）

日俄衝突，自東北事變後，尤爲激烈。日本侵入北滿，奪中東路，已加重日本對於蘇俄遠東國防之威脅，佔領熱河，對於內外蒙古之略取與包圍，已造成整個西伯利亞之危機。蘇俄氣憤填胸。然徒因國內社會主義建設未完成，帝國主義未崩潰，及赤化勢力未普及等之原因，隱忍不動，以期達其最後之總目的。但是希望帝國主義者不爲已甚，如侵入蘇聯不可侵犯之領土內，則絕爲強悍之人民所不容，斯太林說：「我們一點也不要他國的土地，但自己的土地，亦一寸也不能拱手讓諸他人。」所以蘇聯積極充實邊防，謀西邊之安全，與隣境各國訂互不侵犯條約，用其全力以對付遠東。對日本先提訂互不侵犯條約，爲日本以時機未成熟所拒，後復提議出賣東鐵。按蘇聯與日本之訂約及出賣東鐵，並非真意，不過是緩衝日本侵害東鐵之計，一方面虛與委蛇，作外交上的敷衍，一方面積極作軍事上之準備而已。

所以舊路談判蹉跎數月而終擱置。日僞爲貫徹其奪路主張，因有

改組中東路組織之提議，不意又爲蘇俄嚴詞拒絕，俄日與俄僞間之情勢，乃日趨緊張。距東鐵路局復於九月二十四日發生俄員四處長被捕事，本爲日本軍人方面所嗾使，已爲公開之祕密，俄日對立情勢愈益險惡。最近蘇俄並發表「日本駐「滿洲國」大使致東京外務大臣之報告」，此祕密文件發表後，日本嚴重抗議，謂爲僞造者。雙方爭執，各不相讓，日本憤懣，謂將採斷然手段。今各陳兵國境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二) 日美衝突 美日爲兩個最積極採取攻勢之帝國主義，爲爭奪東洋全部及太平洋之獨占支配而互相排擠衝突，此種矛盾是非常尖銳而難以和解。在中國，此種矛盾更爲強烈，並且更爲露骨。在今日，中國比任何地方都爲重要。兩國對於現在之領土、經濟及政治之勢力，俱感不滿，爲要擴張其支配之範圍，於是乃發生積極之鬥爭。一則欲實現其大陸政策，一則以「門戶開放」主義限制之。日本嘗以滿洲及中國全部或大部分之獨占支配爲直接之目標，且欲以此爲基礎，進而支配全部遠東及太平洋之許多島嶼，竭力以求發展。日本所擴展之方面，正與美國發展之路程相交叉。此途經與美國傳統之態度中間無有妥協之餘地。

美國自十九年代之終美西戰爭完成以來，即首先向東洋試其鋒鏟。併夏威夷，據菲律賓以窺伺東亞大陸，北自阿拉斯加，中經夏威夷，而南至菲律賓，使日本陷於美國勢力三面包圍之中。

美國對於參加殖民地割據臺灣較歐洲列強爲遲，欲獨佔支配中

國市場，所以對於列強分割中國之事，表示斷然反對，因此乃產生美國之「門戶開放」政策，與列強分配中國貿易排擠美國之傾向相對抗。在一八九九年美國國務卿海約翰致送各國之通牒，表示此種主義最爲明顯確切，但是似乎只限於比較狹隘貿易政策之範圍。美國爲對付列強計，常將「門戶開放」加以最廣義之解釋，超越通商制度之範圍，而將其應用於對華及各地政治經濟之支配。尤其是此後美國文書之中——如在華盛頓九國公約中尤爲明顯——「門戶開放」之原則，便包括中國領土完整及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原則，美國最初是用以防止列強對華之「蠶食」，繼則專以阻礙日本之發展。華盛頓條約全部，無異禁止日本在華種種事項之一覽表。日本與美國在華圖謀市場之積極的攻勢，發生尖銳之衝突。

總之，美國在太平洋區域之政治利益，可分爲三大端：(一)維持中國門戶開放，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二)注意保護菲島；(三)維持太平洋之海軍勢力。

從經濟立場上看，美國在遠東之物質利益甚爲重要，美國政府已明瞭占有世界人口半數之遠東，爲一最有潛能性之大市場，如能維持和平，購買力增加，則遠東定可成爲一個偉大商場，所以美國反對任何政策，足以妨害美國人民享受與他國平等之商務權利。簡而言之，即美國維持門戶開放政策，與他國享受均等之機會而已。

在已經二十年當中，美國一向企圖列強遵守中國政治獨立，門戶

開放和太平洋海軍均勢之幾種原則。美國國務部對任何國家推動上，抗議日本對中國提出二十一條，再如滿洲鐵路國際化之提案，四國銀團之計畫，反對日本之佔領山東，反對日本之出兵西伯利亞，凡此種種，皆予日本以難堪。

此次東北事件，斯汀生之通牒，胡佛總統之演說，皆明白指出日本之非，因此事態遂愈益嚴重化。

日本之滿洲侵略與在中國本部所發生之戰爭，無異將美國在外交上所主張之和平前提，根本推翻，抹煞九國公約和一九二八年之非戰公約。將過去不斷之美日衝突，暴露無遺，並且極度實現化。將美國之遠東發展計畫一腳踢翻，其勢若不將現在美國之地位推倒，使其喪失

中國市場，不能復在中國市場任意擺布不止。美國對於此種發展，豈能默爾而息。所以於國聯行政院會討論瀋陽變後二日（九月二十二日），美國務卿斯汀生便有節略致駐美日本大使，請日本注意九國公約及非戰公約。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美國照會中國和日本說：「美國政府不承認足以損害美國或其人民在華條約權利之任何事實情勢，亦不擬承認中日兩國政府或其代表所訂立之任何條約或協定。」

美國對於非戰公約之闡釋，以及對於不承認主義之聲明，在國際和平組織發展過程當中，可以證明是極關重要。美國是單獨對日本提出抗議和聲明不承認主義之第一個政府，亦是第一個將艦隊集中太平洋之國家。斯汀生發表演辭，為引起日方強烈反對之唯一外交當局。

英日經濟之衝突，較政治之對立尤為激烈。英日對華及其他遠東市場最重要之輸出商品是纖維生產物，兩國實有猛烈之競爭。日本取

所以結果，日本領袖對美國表示異常憤怒。日本為實現大陸政策，雄霸亞洲，必得奪取滿洲，分割中國。明知美國為阻止其發展之國家，所以亦不惜與之一戰，以決雌雄。此在一九二七年田中男爵在其奏摺中言之，最為詳明。

總之，日美為爭奪支配東洋權力之衝突，無法解除，且日益尖銳化。一九三二年之美國海軍大演習，則以日本為假想敵。現在軍備之競爭，已極劇烈。至一九三六年後，日本必不願再繼續華盛頓海軍條約，至少不願意再承認英美日五·五·三之比率。在一九三六年華盛頓海軍條約廢止後，太平洋之海軍競賽，又將發生風起雲湧之威脅，英日或竟不免於一戰。

(三) 日英衝突 英日自一九二一——一九三二年華盛頓會議，以美國及英國自治領地之壓迫而取消同盟以後，在政治及經濟上即開始發生衝突。英國為防衛澳洲與印度，在新加坡建築強大之海軍根據地。為實行其大保守主義，絕不能容日本分割太平洋西部既存領土之狀態。故英國與日本勢不得不相衝突。日本所要支配的，不僅是中國，即馬來半島，荷屬東印度，亦為其所熱望者，並且還想支配英領印度及太平洋上之自治領地。因此英日間要造成稍微鞏固之協調，亦頗困難。如締結同盟尤為不可能。

積極攻勢之鬥爭，尤其是最近數年中，對英國在東亞貿易地位，加以重大打擊。英國紡織事業受日本之壓迫，不僅在中國，即如印度方面亦甚劇烈。是以印政府取消印日商約，取消對日最惠國之待遇，高築起關稅壁壘。此外如航運業，英國在華雖尚居首位，但其發展甚緩，日本最近已幾與之不相上下。至於在華英國銀行與日本銀行之鬥爭，郵政設備及信用與貨幣流通，在在與日本資本相衝突。

英日二帝國在遠東政治及經濟之衝突，日形強烈，日本甚有打出英國於東亞之勢，故二帝國之勢力，誠若冰炭之不相容，至於協調或聯盟似爲不可能之事。

(四) 俄美二國之接近

美俄二國，其主義雖極端反對，但於對日立場，則處於一條戰線上。美國爲支配亞洲，排擯日本勢力計，不能不聯絡與國，俄國確爲美國在遠東對付日本最有力之與國。況美俄間之經濟關係，亦極密切，俄國確爲美國之最大主顧，美國如不從速在蘇聯市場樹立地位，將爲英德二國所獨占。故美國在商務及工業方面，亦有與蘇聯親善之必要。而蘇俄爲國內建設，緩和帝國主義之進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勢力之往大陸激進，及需要外資等問題，亦有暫時和美之急需，所以現在二國似有相依爲命之勢。

美國主張與蘇俄接近之輿論，皆甚積極。上議員約翰孫 (Hiram Johnson) 說：『與蘇俄恢復通常關係，可以幫助我國隱患與助成排除遠東危機。日本已經攫取滿洲與內蒙一部分。日俄雙方軍隊日向邊

境移動，火藥庫有隨時爆發之可能。日本以爲俄國的敗亡將受世界的歡迎，所以美國的態度，應盡力消除日本這種觀念。』美國民族週刊駐莫斯科記者費許氏 (Louis Fischer) 亦云：『現今日本侵佔滿洲，非戰爭不能由滿洲逐出日本，亦非美俄同盟不爲功。現在美俄當前唯一之事，即是計畫如何遏止向外擴展的日本。……真正反對日本伸張勢力之兩大國，唯美國與蘇俄。』

所以美俄二國在政治上及經濟上確有聯合之可能與必要。果然美國於十一月十七日晚宣布承認蘇俄，並保持友誼及合作到底，兩國對日政策似有諒解。對於遠東及太平洋之間問題具有無限之影響。

三 聯俄美制日

各國在遠東之政治及經濟之衝突，無法解除，且日益尖銳，將終不免於一戰。而日美、日俄之戰或將先發。假使日美或日俄戰爭爆發時，必不能僅限於太平洋。美國爲求得勝利，亦必要引致他國加入，共同對日。法俄有不侵約，英日衝突極烈，恐不至於助日，即使不然，美國在歐洲方面必要利用德意以壓迫英法，使不助日，或無力以助日。

中國在大戰時，參加戰爭，則軍力薄弱，其不能與日本敵，勢固明甚。但若戰爭發生，中國而欲保守中立，事實上爲不可能。日本必藉此機會擴張其在華勢力，爲補救其糧食資源之不足，爲防止中國爲人利用而作對日之暗中襲擊，也非以武力佔領中國沿江沿海之要地不可。故中

9430 國在未來的太平洋戰爭，參戰無力，中立也不可能。但與其守中立而受敵人之凌夷，何如奮起以抗暴力之壓迫。況中日之仇，不共戴天，而東北失地非藉外力不能收回，是以將來大戰，中國尤其有參加之必要。而中國爲參加將來戰爭計，非有事先準備不可。在軍事方面，宜積極練兵購械，充實國防，以應付將來大戰時日本之侵入。在外交方面，宜積極聯絡俄美，以共同制日。俄美在對日方面，是站在一條戰線上，而與我又利害相同，正可爲我之興國。中美關係，向即親善，蘇俄亦極希望與中國聯合。是以聯絡俄美，其事非難。況俄美最近又已復交。俄美二大國聯合，其力恐無與京，且亦爲日本之所最畏者。茲詳論聯俄美制日之利於後：

(一) 外交方面 日本自退出國聯後，外交陷於孤立地位，而今又與俄美英發生尖銳之衝突。英美近來爲戰債問題，甚趨接近。而俄法二國也甚要好。德國自三國干涉遼東後，中經歐戰，日本侵德在山東之權利，二國至今仍相爲仇。德國爲對付法國又與美國相善。故如中國能聯絡美俄以共同制日，則英法德將不成問題，即使英法不與美俄聯合，恐亦不能助日。如中國能運用外交手段，斡旋於各國之間，促成聯合，則日本外交，將更陷於孤立地位。

(二) 經濟方面 近來日本貨物，到處受排擠，世界市場，幾有對日封鎖之象，此誠日本之生死問題。查自歐戰以後，各國厲行獎勵國產政策，實行保護關稅，變成一般趨勢。倫敦經濟會議既失敗，關稅障壁，日益高漲，輸入制限，自更澈底。日本於此，受禍最烈。蓋日本出口貨，多爲工

業品，無特別重要之原料品。故在國際貿易中，絕無操縱之力，各國即不購日貨，仍可另覓代替品。但日本之輸入品，則皆爲原料，各國苟不供給，則其工業立即崩潰，國民經濟立即瓦解。日本輸出，以生絲佔首位，棉紗次之，輸入以棉花佔首位，食糧次之，煤鐵本極缺乏，但自攫取東三省後，已略有着落。輸出入，美國佔第一，中國次之。而生絲之銷場，棉花之來源，更完全仰之於美。苟美國能捨日絲不用，而購意大利之生絲，或其他人造絲，同時更以棉花直接銷於印度，而不出售於日本，食糧亦嚴禁輸日，則本國不受絲毫之損失，而日本不特工業崩潰，而國民亦將餓斃也。所以中國如能聯絡美俄，促俄美對日加以經濟之壓迫。一方面與蘇俄進行正式商約，統制對俄貿易，按國家之需要，引俄美之貨入口，以排日貨，再加以世界各國市場對日之封鎖，貨物堆壘，收入減少，而又有空前之軍費負擔，國民經濟無復挹注之餘地，則在此經濟方面，已足制日本之死命。

(三) 軍事方面 在亞洲大陸，現有阻止日本軍隊能力之唯一武備，即在滿洲以北之二十萬蘇俄軍隊和五百架飛機。在太平洋上有一千餘架之水上飛機，故現在能有力阻止日本之唯一世界陣線，必定應該由美俄兩國領導。在陸戰方面，蘇俄軍備之充實，民氣之强悍，實爲日本之勁敵。在海戰方面，美國之龐大艦隊，飛機蔽空，亦確爲日本之勁敵。日本在亞洲近海戰略上之地位，若對美國而言，固然是絕對有利。然而此

於保證日本艦隊在亞洲沿岸之優勢的地理關係，決不是決定之條件。反之，將為海軍技術，尤其是飛行技術所破壞。因為美國有絕大之資力，無論戰爭發生於何時，此種地理之因素在戰爭進行之中，將終失其效力。以美國物質上財政上之資力，非常豐富，卻使美國在太平洋上有決定之力量。當華盛頓條約無效，美國決心要將菲律賓及關島作第一等根據時，具體之局面將急速發生變化。如果美日戰爭發生，歷時較長，則美國便將盡量造成有力之艦隊，以夏威夷為對日可怕之攻擊根據地，此種攻擊將由阿拉斯加出發之攻擊而增強力量。且科學的空中戰爭之發展，使日本所視為有力之「距離」顯著地短縮。據美國某權威者（尤其是前任美國飛行隊長官密契爾將軍）之主張，美國之有力飛行隊，以阿拉斯加為根據，可以在世界面前將日本艦隊一掃而盡，並對日本之本土加以攻擊。如以美國之高速度飛機，取道阿流地安羣島攻擊日本，則日本各大城市及製造中心點，將有轟平之虞。

同時加以蘇俄軍備充實，化學戰利害之軍隊，亦確為日本之勁敵。所以田中奏摺謂日本處於不敗之地位者，特妄自誇大之詞耳。前次之戰勝帝俄，固不足以示日本軍威強盛也。至於今日岌岌可危之兩大戰爭，一為對待美國，一為應付蘇俄。一旦有事，蘇俄紅軍必獲勝利。

四 結論

日本對於東三省之侵奪，已將列強對華協調外交及遠東均勢局面破壞，誠有為中國之分割而爆發帝國主義分贓戰爭之可能。列強間

衝突之最烈者，厥為日俄日美，即英國為其經濟利益計，亦絕不願日本地計，非打倒日本不可，而打倒日本，又非藉外力不為功。故應變其直線之外交，而為曲線之外交，變其無政策盲人瞎馬之外交，而為有政策響機肆應之外交。利用帝國主義間之矛盾，以行聯甲傾乙之策。是以對於國際勢力最大與我利害相同而同情助我之美俄，宜聯為興國，成立攻守同盟，以共同制日。與美俄聯合，則德意亦必隨美國之後，法俄今甚接日本，英國為其利益着想，可以在雲端裏瞧着廝殺，而坐收漁人之利，即使不然，捲入漩渦之內而助日反俄美，恐英日之力，亦不足以敵美俄德意也。況德意在歐洲又足以牽制英國，而不列顛帝國又有分裂之危險乎？今適美俄復交，日俄衝突激烈之際，自國際情勢觀之，聯俄美以制日在外交經濟及軍事方面，最為得勢而可能。故余謂此乃中國今日救亡圖存之上策也。今已事急，勢迫政府及外交當局其速決之。如其不然，倒行逆施，與仇為友，則吾未見其可也。